

姑苏书简

周瘦鹃 著



姑苏书简

雷洁琼



周瘦鹃 著

新华出版社

EAP/36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姑苏书简 / 周瘦鹃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5.5
ISBN 7-5011-2847-2

I. 姑… II. 周… III. ①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 周瘦鹃—散文—作品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613 号

姑苏书简

周瘦鹃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建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插页 4 张 20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11-2847-2 / G · 1068 定价: 12 元

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访周瘦老于苏州爱
莲堂。

周恩来

邓颖超

爱莲堂是苏州周瘦
鹃住处的堂名，陈列着
他历年精心制作的各式
盆景。凡前去观赏者，
均受邀在《嘉宾题名
录》上签名留念。此题
名录已在十年内乱中被
毁。这里发表的是著名
摄影师华国璋同志于一
九六四年一月摄下留念
的几张照片。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访周瘦老于苏州
爱莲堂
朱法

閉戶自開花世界
著書能潤月精神

謝孝思題





周瘦鹃的部分著作



周瘦鹃手迹



褒狀

茲審核得中華書局出版周瘦鵑所
譯之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三冊
與獎勵小說章程第三條相合應給
予乙種褒狀經本會呈奉

教育部核准特行發給以資鼓勵
此狀

右給周瘦鵑收執

通俗教育研究會會長袁希海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青年时代的周瘦鹃



周瘦鹃与夫人俞文英



周瘦鹃与老友程小青（右）



周瘦鹃在制作盆景



周瘦鹃与小女儿周全

周瘦鹃的女儿周瑛与继母俞文英（右）



周瘦鹃女儿周瑛（受信人）和丈夫、孩子合影

序

邓伟志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触发一个人成名的业迹，未必是他人生的精华、未必是他人生的闪光点，而他鲜为人知的成就，却可能最有资格代表他的声望、并成为他人生的辉煌。

对周瘦鹃这个名字，我是在中学时代从语文老师嘴里知道的。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多年来我一直把“周瘦鹃”三个字同鸳鸯蝴蝶派联系在一起。其实呢，我既未看过周瘦鹃书中的鸳鸯，也未欣赏过周瘦鹃笔下飞舞的蝴蝶。

过了很久，我才懂得周瘦鹃不仅不是鸳鸯蝴蝶派的首脑，而且也不是彻头彻尾的鸳鸯蝴蝶派。在鸳鸯蝴蝶派名声大振时，年仅廿一的“言情大家”周瘦鹃出版了呼吁抗日救亡的《亡国奴日记》，销行了几十万册。接着周瘦鹃又写了一部《卖国奴日记》，痛骂曹、章、陆三个私通日本的卖国贼。

我本来以为这两部爱国《日记》应当是周瘦鹃的代表作了，并且坚信不疑。可是，当我反复拜读了周瘦鹃的《姑苏书简》以后，我的看法又变了。我认为，《姑苏书简》才真正是周瘦鹃的创作高峰。

《姑苏书简》是周瘦鹃先生晚年从苏州发给他远在香港的第六个女儿周瑛的信件。从 62 年到 65 年，在香港《大公

报》连续刊登了七十四次，共 59 封信。

既是信件，而且又是父亲写给女儿的信件，不用说，都是谈家常的。在这一点上，周瘦鹃也不例外。可是，人们也应该知道，谈家常也是有水平高下之分的。我作为《姑苏书简》的读者，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周瘦鹃所谈的家常非同一般。他在《姑苏书简》中谈花，谈梅花，谈菊花；他在《姑苏书简》中谈树，谈松树，谈柳树。可是，细细读来，就可以知道他是透过花草树木，谈国家，谈政治。他说的是“诗情画意上盆来”，实际上说的是“诗情画意”笔下来。在周瘦鹃笔下，祖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他的每一封信都是一曲颂歌，他把颂歌唱到了海外。他呼唤的是他的女儿，可是，听到颂歌的是广大海外同胞。当时，不知有多少海外同胞就是从周瘦鹃的书简中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知有多少海外同胞是在读了周瘦鹃的《书简》以后，大踏步地回国观光，回国定居的。

《姑苏书简》是信，也是散文，是文笔流畅的散文，是读来轻松神怡、令人神往的散文。正因为周先生的妙笔能生花，所以他的赤子心，爱国心，更能激动人、感染人。周瘦鹃的《姑苏书简》堪称书信体散文的楷模。难怪毛泽东当面夸奖周先生的散文写得好。

我相信，《姑苏书简》的集成出版，将是献给中国散文界的一束鲜花，也为海峡两岸修筑的一座便桥。

1994 年 10 月 17 日

于无锡洛社

序

贾植芳

已故著名作家周瘦鹃先生的女儿周全女士专程从苏州赶来，说明年是她的父亲 100 周年诞辰纪念，拟赶在此之前出版他的遗作《姑苏书简》作为纪念，约我为它写一篇序文。我虽然与周先生素昧平生，但我久已心仪他的才学与业绩，所以很乐意地答应了周女士的约稿。

周瘦鹃先生，我们这些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惯称他为清末以迄民国出现在上海这个大商业城市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代表作家，西方汉学家则称之为“一、二十年代城市通俗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关于这一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作家群，我前些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这么陈述了我的认识与观点：

中国一贯地把小说笔记这类文学作品称为“闲书”，由此，从晚清到“五四”一代，也就是这类作品大量涌现于文化消费市场的旺盛时期，当时那些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通俗作家，也自认不讳地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供读者茶余酒后消闲解闷的东西，是一种“游戏文学”；也因而遭到了新文学家的迎头痛击，斥之为“文丐”、“文娼”等。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读者对他们已经相当陌生。然而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完全忽视这些作家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却是不甚科学的。这类作品也总或多或少、或强

或弱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时代讯息，有其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即便是他们的文学观点，我认为也反映了某种文化价值观念，它看重文艺的欣赏价值和娱乐性质这种艺术功能，从市民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正统文艺观加以否定，这正是中国社会由长期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这个历史特征的反映，也是商品经济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市场开始出现后的一种标志，从晚清海禁洞开以后，随着西风东渐，而贯串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这类在传统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通俗作家，思想上虽然有较为严重的封建性的历史负担，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们只是一个卖文求生的文人，而并非为虎作伥的官府爪牙；他的衣食父母是读者大众，即所谓“看官”，而非“帝王家”。他们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人们的消遣品，这也说明了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商品社会的价值观念。换句话说，随着新式印刷出版事业和报纸杂志事业的兴起，中国才开始有了职业作家，他们开始摆脱了在封闭性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作家对官府的由人身依附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食其力的社会个体，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同纯文学作家一样，近现代的中国通俗作家也是这种历史环境里的产物。同时，他们作为平头百姓，也在“生活的地狱”里饱受煎熬之苦，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多少接触到历史事变、时局动态以及纷纭复杂的社会人生百态。有的也挾发了时弊和积习，甚至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对美好的生活前景，怀有某种模糊的憧憬和渴求。因此这类作品虽有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在审美情趣上有其庸俗性的一面，但总的看来，也自有一定的社会认识意义和娱乐欣赏的艺术价值。（见《劫后文存——贾植芳序

跋集》151—152页)

我认为我前几年的这些观点，也可以移来认识和评价周瘦鹃先生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我自幼性喜杂读，很早就从书刊上结识了周先生的文章风貌，但因禀性粗犷，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和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作为一名在时代风沙中奔走的文艺学徒，我对于中外文学中的谈情说爱、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的说部一向很不欣赏，虽然知道是杰作，却始终不喜读《西厢记》、《红楼梦》；在上海住了这么些年，仍看不惯越剧。因此，周先生的哀情作品早年虽有所涉猎，却总觉难于进入，只当一种文学现象来认识和看待。不过他的翻译作品，倒是一直颇为喜爱的，尤其他译的那些俄国和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使我心折。建国初期，我曾在周先生长期定居的苏州住过年余，但机缘不凑巧，不曾结识周先生，至今引为憾事。关于周先生其人，只是先后听到过两个传闻（也是事实），一是在解放初期，上海文化界盛传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曾专程前往苏州拜会周先生，因为他是被称为“革命文豪”的高尔基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关于这一传闻，施蛰存先生在他近年主持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系列的导言中亦曾提及，认为是一则文坛佳话）；其二，则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听说“文革”中周先生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多年精心收藏的古玩书画被毁弃，经营培育的园林盆景也被砸烂，他因不堪造反派的迫害和人身侮辱，愤而跳井自沉。这两个得自传闻的事实，前者令我对周先生在文学阅读与翻译选材上的开阔视野有更深刻的认识，以为颇似周氏兄弟当年译编《域外小说集》时的眼光；后者却令我感情激动。象他这样一位

跨时代的作家、热情的爱国主义者，解放后在精心培育他的花草盆景之余，在海内外报刊上不断发表歌颂新中国的文章，并因此得到由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和优遇、一心跟着时代前进的老知识分子，竟也在劫难逃，被迫走上绝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极左思潮祸国殃民，仇视文化与知识、以知识分子为不共戴天之敌的滔天罪行！

在感情激动中我翻读着周先生遗作《姑苏书简》的书稿。这部以通信形式写成的优美的散文作品，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这位老作家热爱新社会、歌颂新政权的那种赤诚的真情实感，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跨过旧时代的门槛，满怀喜悦和感奋的心情，不顾年迈体衰，努力追赶时代潮流，力图奋发有为的老知识分子蹒跚奔前的动人形象；虽然执笔写这些投入了自己充沛感情的清丽婉约的抒情性作品的时候，他决想不到前面等待他的竟是一个巨大的陷坑。历史就这么捉弄人，也这么令人沉思和警惕！

岁月不居，转瞬之间，我也步入了八十高龄的人生暮境，在匆忙中草就的这篇称为“序”的短文，就权当作一个后死者捧献于周瘦鹃先生亡灵前的一束野花吧！

1994年10月中旬，在上海寓所。